

经史子集

四庫禁書精華

李文林



四库禁书精华

夏于全 齐豫生 主编

第十七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四库禁书精华

第十七卷书目

警寤钟	(1)
疗妒缘	(45)
醋葫芦	(81)
比目鱼	(195)
春秋配	(231)
凤凰池	(267)
雨花香	(343)
蝴蝶缘	(409)

第十七卷目录

警 痞 钟

第一卷 骨肉欺心宣无始		第三卷 杭逆子泥刀遗臭	
第一回 伴光头秃奴受累	(3)	第九回 一碗饭千磨百折	(25)
第二回 遇媒根虔婆吃亏	(6)	第十回 两声雷九死一生	(28)
第三回 陪嫁童妾思佳丽	(8)	第十五回 活太岁惊心破胆	(30)
第四回 代笔子到手功名	(11)	第十二回 泥周仓怒气填胸	(32)
第二卷 陌路施恩反有终		第四卷 海烈妇米棒流芳	
第五回 负侠气拔刀还赦	(14)	第十三回 贤德妇失岁得糠	(34)
第六回 发婆心驱鬼却妻	(17)	第十四回 奸谋鬼赔钱折贴	(36)
第七回 为拿贼反因脱贼	(20)	第十五回 哄上船从今一着	(38)
第八回 因有情倒认无情	(23)	第十六回 明归神亘古千秋	(41)

疗 妒 缘

第一回 吃寡醋姑嫂谈心		第五回 买美婢妒心改变	
奉严旨鸳鸯分别	(47)	见主母众仆猜疑	(63)
第二回 救书生姻缘巧就		第六回 消夏日丫鬟练武	
遇强徒妻妾相逢	(50)	喜秋风桂子临盆	(67)
第三回 用巧计杀贼逃生		第七回 索鸳鸯仍装醋态	
悔前非感恩结义	(55)	跪房门始解疑心	(71)
第四回 割股肉天神感格		第八回 让荣封虚悬冠帔	
携登程妻妾同心	(59)	双诰命共沐皇恩	(75)

醋 葫 芦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 (83)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 成飘浪费继业	……… (135)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尤	……… (87)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度院地藏延宾	……… (142)
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员外喜而复愁	……… (92)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殴亲	……… (152)
第四回	思疗妒鸽鵝置膳 欲除奸印信关防	……… (97)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 (158)
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都院君定计择良烟	……… (101)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 (163)
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嗟薄命玉杵计穷	……… (107)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 (168)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露机关一场拷打	……… (112)	第十七回	波斯闻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 (174)
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 (118)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闔堂拜谢	……… (181)
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 (123)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	……… (184)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觴祸酿 弄虚脾继立事谐	……… (129)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 (188)

比 目 鱼

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 (197)	第四回	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	……… (205)
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 (199)	第五回	刘绛仙将身代女 钱二衡巧说情人	……… (206)
第三回	定姻缘曲词传简 改正生戏房调情	……… (201)	第六回	赖婚姻堂前巧辩 受财礼誓不回心	……… (209)

第七回	借戏文台前辱骂 守节义夫妇偕亡	(210)	第十二回	贺婚姻四友劝酒 谐琴瑟二次合卺	(221)
第八回	钱万贯为色被打 县三衙巧讯得赃	(213)	第十三回	谭楚玉衣锦还乡 刘绛仙船头认女	(223)
第九回	东洋海晏公显圣 水晶宫夫妇回生	(215)	第十四回	谭楚玉斩寇立功 莫渔翁山村获罪	(225)
第十回	山大王被火兵败 慕兵备挂印归田	(218)	第十五回	真兵备面骂楚玉 假兵备造害慕公	(227)
第十五回	慕渔翁主仆聚乐 刘藐姑夫妻回生	(220)	第十六回	谭官人报恩雪耻 慕介容招隐埋名	(228)

春 秋 配

第一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 〔金〕赠偷儿见侠情	(233)	第九回	石敬坡报恩惹祸 李春发无故招灾	(250)
第二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秋联女过继胞姑	(235)	第十回	公堂上屈打成招 牢狱中协谋救主	(251)
第三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贾婆逼女自研业	(237)	第十五回	惧卖身私逃陷井 因同名孟浪鸣官	(253)
第四回	秋莲女畏逼离阁 春发郎怜情赠金	(239)	第十二回	何巡案听诉私访 徐黑虎认车被捕	(256)
第五回	旷野奇适全泄漏 高堂阴毒起参商	(241)	第十三回	错中错携女成男 奇上奇亲夫是尸	(257)
第六回	同私奔乳母伤命 推落涧秋娘脱灾	(243)	第十四回	三拷下探陈叛势 两军前吐露真情	(259)
第七回	刁歪妇公堂告状 逃难女尼庵寄身	(246)	第十五回	重金兰擅劫杀场 明大义逃归囹圄	(261)
第八回	清上官推清庶理 作恶妇攀东扯西	(248)	第十六回	男女会庵中叙旧 春秋配敕赐团圆	(263)

凤 池

第一回 赏梅花侠概诗才并见	琵琶别抱恨奸朋忽奔佳人………	(307)
舞宝剑鬼谋蝎计前来……………	第十回 假名娇客相逢顶替春元	
第二回 榻悬香积谁怜迁客是仙才	无义相公巧值多言银鹿………	(311)
诗和齐纨不惜改装寻吉士………	第十一回 对面不相逢暗暗传知消息	
第三回 奇女子因奇梦得遇奇缘	笑谈来窃听明明说出根由………	(315)
傲书生逢傲才全消傲骨………	第十二回 白丁公子狗洞里思食天鹅	
第四回 醉公子何来月下惊人	青眼泰山龙座前求婚丹凤………	(319)
忆多娇只为楼中断句………	第十三回 担水卖人奸兵部当场遗丑	
第五回 忠臣陷虎坑愿作刀头之鬼	命题限韵圣天子枉驾为媒………	(324)
淑女投乡史暂为幕府之宾………	第十四回 三军奏凯方表是男儿	
第六回 有心一见倾心认真成假	一疏朝天始成为侠烈………	(328)
睹面几曾识面因旧逢新………	第十五回 是是非非二小姐千般巧计	
第七回 东床坦腹愿天速变男儿	颠颠倒倒两状元满腹疑心………	(333)
西阁谈心对月谊联姊妹………	第十六回 打破疑团旧朋友与新朋	
第八回 假偏遇假一首诗窥破机关	友一家完聚参通妙想大	
痴复逢痴三杯酒旋成奸计………	姨夫与小姨夫两姓姻缘………	(337)
第九回 金玉代倾为良友得逢圣主		

雨 花 香

《雨花香》序 ………………	第八种 人抬人……………	(363)
《雨花香》自叙 ………………	第九种 官业债……………	(364)
第一种 今觉楼……………	第十种 锦堂春……………	(365)
第二种 铁菱角……………	第十一种 牛丞相……………	(369)
第三种 双鸾配……………	第十二种 狗状元……………	(369)
第四种 四命冤……………	第十三回 说蜣螂……………	(370)
第五种 倒肥笔……………	第十四种 飞蝴蝶……………	(371)
第六种 洲老虎……………	第十五种 村中俏……………	(372)
第七种 自害自……………	第十六种 关外缘……………	(374)

第十七种 假都天	(375)	第二十九种 枉贪赃	(395)
第十八种 真菩萨	(376)	第三十种 空为恶	(397)
第十九种 老作孽	(378)	第三十一 种 三 锦 窟	(397)
第二十种 少知非	(380)	第三十二 种 一 文 碑	(398)
第二十一 种 刻剥穷	(383)	第三十三 种 晦 气 船	(399)
第二十二 种 宽厚富	(384)	第三十四 种 魂 灵 带	(400)
第二十三 种 斩刑厅	(385)	第三十五 种 得 会 银	(400)
第二十四 种 埋积贼	(386)	第三十六 种 失 春 酒	(401)
第二十五 种 掷金杯	(387)	第三十七 种 旌 烈 妻	(402)
第二十六 种 还玉珮	(389)	第三十八 种 刚 淫 妇	(403)
第二十七 种 乩仙偈	(391)	第三十九 种 定 死 期	(404)
第二十八 种 亦佛歌	(393)	第四十 种 出 死 期	(405)

蝴蝶 缘

原 序 (411)

卷之一

第一回 灵隐寺禅僧贻宝偈	
菩 萨 山 蝴蝶 作 冰 人	(411)
第二回 华柔玉命题亲考试	
蒋 青 岩 出 像 拟 娇 烧	(416)
第三回 认姑娘中堂叙旧	
留 表 侄 东 院 篷 宾	(420)
第四回 楼下潜身听私语	
灯 前 遣 回 谱 琵 琶	(425)

卷之二

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恶 烟 缘 变 好 烟 缘	(429)
第六回 小姐防嫌托心腹	
韩 香 乘 便 换 诗 词	(434)
第七回 拂权臣竟遭枉祸	
嘱 佳 婿 同 上 长 安	(439)
第八回 李半仙灯下漏灵机	
蒋 青 岩 客 中 遇 神 骗	(443)

卷之三

第九回 赠 寒 衣 义 女 博 新 欢	
看 花 灯 佳 人 遗 密 约	(448)
第十回 蒋 青 岩 坚 辞 坦 腹	
袁 太 守 强 赁 乘 龙	(453)
第十一回 柳 碧 烟 扫 雪 吟 诗	
蒋 青 岩 挑 灯 说 誓	(458)
第十二回 李 半 仙 把 酒 谈 朝 政	
杨 越 公 扶 病 受 佳 人	(463)

卷之四

第十三回 三 才 子 同 登 鼎 甲	
众 佳 人 共 赏 荷 花	(468)
第十四回 泥 金 报 三 捷 临 门	
绾 春 楼 双 珠 入 手	(473)
第十五回 华 小 姐 催 赶 扬 州 约	
袁 太 守 重 赽 状 元 郎	(478)
第十六回 六 美 共 归 金 马 客	
三 贤 同 隐 莘 萝 山	(483)

警
宿
钟

清朝 · 嘴嘴道人 著



第一卷 骨肉欺心宜无始

第一回 伴光头秃奴受累

一般父娘生，偏我光又亮。受尽光光气，尝了秃秃辱。日间不见荤，夜里常独宿。到人前要足恭，先要头来缩。若有一些差池，那拳头秉暴，就上这光光壳。

——右调《寄驼梁》

兄弟是五伦之一。俗话说，就如手足一般，相帮相扶是决不可少的。就譬如我要与人相打罢，他也是我的一个帮手，再没有他反帮着外人来打我的理。所以古人说：“打虎还得亲兄弟。”这岂不是一句证语么！故此人家没有兄弟，还思量要搭个朋友，为何人家既有兄弟，反不和睦，这是何故呢？要不过为着一分家产，恐他分去；再不然就是娶妻不贤，枕边挑唆，各立门户，这还成个甚么人家？总之，这都是愚人之事。

那钱财是人挣的，那有满足的时候，多些少些，有何大害。若是命里不该，就连兄弟的与了你，也要天灾人祸的败去。命中若是该有，你就赤手空拳，自有机会起家，这一件是不必在兄弟身上认真的。至于妻子之言，越发不可听。他与我虽是属夫妻，也分不得个你我，却是两姓，晓得甚么疼热？且妇人家那知道理与利害，只一味小见，故此挑拨男人。若男人自己有

主见，想一想道：兄弟毕竟是母所生，同胞骨肉，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焉可分个彼此，使父母在九泉之下，亦不得瞑目。只是这样还要相与朋友，难道兄弟反不如一个朋友不成？假如有一件什么大事，那朋友是救不得急的，毕竟还是兄弟切心。若能如此去一想，枕边之言自不入耳目。何世上不明白的，倒亲朋友而疏兄弟，岂不好笑。要知天也不能容你。如今听在下也将不远的一件，又真又近的事说来，好大家睡到五更时候，自去想一想何如。

话说江西吉安府龙泉县，有个石贡生，妻柳氏。家资巨富，止生二子，长子名坚金，字爱冰，年纪三旬。为人刻薄，惟利是趋，不愿读书，专业生理，娶妻郁氏，颇称长舌。次子名坚节，字羽冲，年方十三，是贡生末年所生。却生得貌如冠玉，聪明绝伦，十岁就能属文，才学甚高，故此父母就把他习儒。他却与哥哥不同，不好财，不欺善，只是为人卓荦不羁，尖酸滑稽，饮酒恃才，志大气傲。每每读书时，若兴致偶发，则半夜起来，索灯朗读；若兴懒时，直睡到酉戌穿衣，甚有一连几夜不睡，一睡就是几日的。只因他生古怪，父师亦不能箝束。但有一件不足处，自小多病，再不离药罐。

到十四岁上，不幸父母相继而亡。那兽心哥嫂，怀心不良，欲独占家产。托故说父母遗嘱，为他多病，恐年寿短促，竟送他到城外善觉寺出家。拜在当家和尚寂然名下做徒弟，择日披剃，改法号宗无。

宗无自做和尚，明知哥嫂坏心，他道：“钱财自有定数，□□□什么气。譬如我生在一个穷人家，父母不曾遗下东西，难道也去指望不成？”因此绝不在心，连哥嫂家里，也再不回，只在寺中做他的营生。寂

然见他伶俐，甚是喜他，请个先生姓田，教他经典。他道：“我只会读文章，不会念经典。”任凭督责，他只不睬。寂然恼将起来，将他打上一顿。他蹲在伽蓝殿中哭泣，忽指着伽蓝怒道：“和尚们！总是借你这几个泥身哄人，那里在于经典？今日倒叫我抛舍儒书，念这哄人的套本，俱是你们之过。好不好送你到水晶宫，现出本相来，快好好与我叫那个放屁先生回去就罢。”一顿疯张疯致，对着泥神乱嚷一回。走到里面，取笔砚就做了一支曲儿，名《拍拍紧》：

和尚头，赛西瓜，和尚形，似鸡巴。今生莫想风流话。师父若认真，徒弟莫睬他，这骗钱的经文休念罢。我本是圣贤门，怎做得无碍挂。若再来向我张牙，恨一声贼秃驴，就不做这光光乍。

写完又唱了两遍，就将来夹在一本书里，也不管日色晒破纸窗，竟上床睡觉。寂然与先生也没奈何他。

这晚那田先生忽得一梦，梦见伽蓝对他道：“你还不快些回去，都堂着恼，连我也怪将起来，莫连累我，不得安身。”先生道：“我千难万难，才图得一馆，那有什么都堂？却来叫我回去，断来不得。”伽蓝大怒，向前将田先生兜脸一打，田先生大叫一声，早已疼醒。登时脸上红肿，生起一个大肿毒来，痛不可忍。究竟不知此梦是何缘故？次日，疼痛愈觉难熬，没奈何，果然暂且回家不题。

宗无见先生害了肿毒回家，喜跳非常。自己读了半日文章，因身子困倦，偶然走进师父房中，正遇师父独自一个在那里吃酒。原来寂然是个酒鬼，见他进来，惟恐分他酒吃，便道：“先生虽不在，你把经文理理也好，怎就丢在脑后？”宗无也不答应，转身就走，暗自念讼道：“不叫我同吃一杯

也罢了，怎反唠叨！”遂记恨在心。一日，寺中有一缸荷花盛开，有个外路客人，携酒来赏，请他师徒同坐。宗无假献殷勤，拿过酒壶，就去斟酒。先去斟了客人的，却将茶斟与师父。客人道：“师父怎么不斟酒？”宗无连忙接口应道：“家师戒律精严，点酒不尝，小僧奉陪罢。”客人认为真实，极口赞道：“好位至诚先师，可见真心修行的，自然不同。”急得寂然又不好说不曾受戒，只得勉强应道：“不敢。”却一味呆呆的看着他们吃得好不兴头，自己口角甚是流涎，强忍陪坐终席，闷闷面散，心中深恨。恰好东方一个默然和尚，过来玩耍，偶掀开宗无的书来看，却掀起那支曲儿，被寂然瞧见。寂然正无好气，借这引头出气，将宗无又是一顿肥打。

第二日，宗无怀恨默然，有心到东房来闲耍，意思要弄默然个笑话。默然却不在家，但见默然的徒弟宗慧，在佛前念经。宗无问道：“师兄在此念的是什么经？”宗慧道：“是报恩经。”宗无道：“替那个念的？”宗慧道：“还不曾有受主。”宗无笑道：“既没有受主，空空念他怎的？”宗慧道：“乘闲时节念在那里，待有人出了经钱，就登记在他名下去也是一样。”宗无大笑，猛拿起一个木鱼槌，照宗慧光头上尽力一连打了三下，道：“既是如此，你师父昨日得罪我，正要打他，就把这槌登记在他名下去罢！与你无关。”宗慧不曾防他，被打得眼中鬼火直冒，抱着头怪喊起来。宗无道：“不要喊，不关你事，我打的是你师父，你何必着急。”宗慧疼得要紧，那里肯住，一手摩头，一手扭着宗无，来告诉寂然。寂然急得走到石家去告诉他哥嫂，他哥嫂原是坏人，恨不得宗无身死，方才快心，一味叫着实狠打。自是寂然得了口气，回来

整整琐碎了两日才住。

一日，寂然藏了个旧相识在房中叙情，不知怎的被宗无晓得，悄悄躲在窗前张看。见寂然与婆娘百般肉麻淫弄，好不看得有趣。正看在兴头上，鼻中忽闻得一阵酒香，伸手一摸，果有满满一壶酒，顿在窗前砖头上。他竟然取至自己床前，浅斟慢酌，不消两个时辰，轻轻灌在肚里，一滴不存，依旧将壶送到原处，那知他们还在恋战。宗无量原平常，不觉醉将上来，遂无心再听那声，就回来脱衣而睡。正是：

闭眼不观风流事，只愁魂梦入巫阳。

次早宗无起来，见了师父只是笑。寂然再不想到春色露泄于他，见他笑得有故，猛想道：“莫是那壶酒被他偷吃了？”急急去看，却是一把空壶。跌脚道：“这个魔怪精，真是活贼，自他进门，就吵得我不得清洁。”因叫宗无问道：“这壶酒到那里去了？”宗无道：“想是猫儿吃了。”寂然气得失笑道：“胡说，猫子那里会吃酒。”宗无道：“因他不会吃，故此吃得烂醉的倒在那。”寂然越发好笑道：“真是狗屁，你又怎晓得他吃醉？”宗无笑道：“猫子若不醉倒，昨晚怎劳师父打老鼠呢？”寂然倒吃一惊，早知为他所窥，就不敢嚷道。他勉强带笑道：“自然是你这弼马瘟偷吃，只好赖个畜生。”说〔时〕就快快进房。暗忖道：“怎么就露在这畜生的眼里？诸人犹可，惟有这畜生的嘴儿利害，倘有一些风声走漏出去，不是当要。这畜生是断然不可再留在寺中的，为祸不浅。不若明日买服毒药来，药死更是干净。”遂打定主意，只得待明日行事不题。

再说那个田先生回家，脸上肿毒，整整害了好些时，还不得完口。一日，因有事下乡会个朋友，直至日色平西方动脚回

来。走至月上，才到得善觉寺面前。忽闻路旁坟林之中有人说话，只认做歹人。时寺门已关，遂吓得躲在寺前门楼下石鼓旁边蹲着。闻得林中说道：“明日午时，石都堂有难，我们总该去卫护，各要小心在意。”一个答道：“正是，倘有差池，我们获罪不小。”几个人齐声应道：“此时就已该去。”才闻说得这一声，已见一二十人哄然走来，一个个俱从寺中门缝里挤将进去了。田先生看见，不知是神是鬼，吓得发毛皆竖，雨汗淋漓，没命的飞跑到家。心中暗想：“□奇怪！前日梦见伽蓝说甚都堂，却叫我害了一个大肿毒，今日又亲耳听得如此明白。但寺中那有甚人，明日待我到午时去瞧看，谁有甚难，便知分晓。”

次日用完早饭，一径踱到寺中，日已将及，进门却不见一个人来。到后殿，门且关得紧紧。他是熟人熟路，从侧首毛厕边，一个小小侧门迂路转将进去。幸喜门不曾投声，一推就开。竟进僧房，也不见一人，心中咤异道：“他们既到那里去了？好生古怪。”忽闻楼后厢房，隐隐有咳嗽之声，悄悄探头一张，见寂然与道人拿了许多破布，在一只大水缸里洗，旁边又有一堆大灰。那宗无手拿一个大馒头，正待要吃，一眼早已看见先生，忙把馒头笼在袖内，迎将出来，就与先生作揖。才一个揖作下去，那个不知趣的馒头，已从袖中掉出，竟滚有二丈多远，宗无忙去拾时，却被两只狗一口咬着，相争相赶的飞跑而去。宗无大失所望，田先生大笑。那寂然见田先生蓦然走至，吃这一吓非小，登时勃然变色。田先生存心四下走看玩耍，不见动静，好生疑惑。守至下午，也没相干，只得告别面回。行至山门下，只见起先抢馒头的两条狗，直僵僵死在地下，心中恍然

大悟，方知那馒头下了毒药，连自己此来也履险地，甚是胆寒。因此始知宗无必有发达，但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欲要复回寺中，私问宗无，好叫他提防，又恐怕惹祸，就急急归家，不在话下。

那寂然见宗无不曾中计，深恨田先生不过，正在闷闷不乐，忽有人来报道：“师父的两条狗，俱双双死在山门外，不知何故。”众人一齐奔出瞧看，只见口眼耳鼻，俱流鲜血。寂然有病，心知就是那话误伤，忙唤道人拖去埋好。宗无也还不知其中缘故，不放在心。寂然看看道人埋完狗，才转身进内，正遇着施主送了几两银子，叫替他明日再万佛楼，拜一日万佛忏。寂然道：“明日赶不及，就约在后日起手罢。”又留他吃了茶，才打发他回去，遂忙忙打点拜忏佛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去分解。

第二回 遇媒根虔婆吃亏

媒婆本是一妖魔，几见经他好事多。
平日花唇惯会笑，折将丑物发人科。

话说寂然打发施主回去，就忙忙收拾打点拜忏之事，请众僧写疏文，是事定当。时天气甚暑，到临日请了十二众应付僧埋，早凉拜忏，至日中时候，越发酷热异常。寂然叫宗无切了许多西瓜，送上楼与众和尚吃。众和尚见宗无生得标致，魂魄飘荡，恨不得一碗水吞他下去，你一句我一言，你一把我一捏，将他调戏。宗无大怒，含忍在心，守他们吃完，将西瓜皮收拾干净，惺惺的下楼来。恨道：“这班贼秃，如此无礼，待我摆布他一番，才见手段。”遂悄悄将西

瓜皮逐个楼梯层层铺满，自己在楼下猛然喊叫道：“不好了，楼下火烧起来也！”吓得楼上众和尚，个个争先飞滚的跑将下来，俱揣着西瓜皮，没个不滑拓，总倒撞的跌将下来，一个个跌得头破血淋，抱头而哭。宗无大笑，忙来陪礼道：“得罪，得罪！是我一时眼花，被日光映照，错认火起，致有此失。不妨，不妨！我有妙药，包管敷上就好。”

寂然闻的吵闹，慌忙进来，见众人俱跌得这般光景，狼狈不堪，询知其故，将宗无痛嚷一顿。又道：“既有甚药，还不速去拿来。”宗无随即跑到后园，瞒着众人，摘了若干凤仙花，悄悄捣烂，又寻一块明矾，放在里面，搞得停当，方拿来对众人道：“此药是个草药单方，灵效大验，妙不可言。”遂亲自动手，替众人个个敷将起来，连没有破损处也替他敷上，将一个光头整敷满，全不露一点空隙。又分付众人道：“切不可擅动，须待他自落药疤，包你一夜全好，不然就要做个破伤风，不是儿戏的。”众人果然依他，包扎停妥。又有闪挫腰的，问道：“你有甚方儿，医得腰好。”宗无道：“没有甚药方，只有祖遗下一料膏药，贴上就好，寄在一个朋友家中，待我取几张来与你们贴。”众僧道：“快些取来。”宗无悄悄到药铺，买了几张催脓烂疖加料的大膏药，又买一条死蜈蚣，烧化为末，撒在膏药上，将来递与闪的道：“快快烘了贴上，一昼夜全好，切不可揭动。”众僧敷贴停当，且喜是不出门在念经的，草草念完功课，早早安寝。那些包着头的，倒也一夜安然无事，几个腰疼的，反觉似调脓的一般，患处肿痛痒不可当。熬不得的，只得揭开一看，贴得皮开肉绽，痛痒难过，才知宗无要他。包着头的揭开一看，疼痛难止。查

得患处，七红八紫，好似砂壺儿一般。一个个红头赤项，不敢见人，半多月方才如故。却恨宗无作怪，无不咒骂。寂然将他打了顿说：“你也没福出家，还了你的舍身纸，快快离山门，任你自去。”宗无欣然拜辞佛像，又拜了师父，与众僧打了问讯，众僧巴不得冤家离眼，任他辞拜，也不答礼。宗无整理原来的衣被，作谢一声，飘然而去。

仰天大笑出门去，英雄岂是蓬蒿僧。

寂然众秃去了宗无，挑去心头之刺，拔除眼中之钉，任其饮酒食肉，纵赌宣淫，肆无忌惮。

且说宗无出了山门，脱了僧服，穿上俗衣，在邻近亲识人家，住了半月，身边财物用尽，只得将余的衣服当卖。又过半月，那家原是穷民不能相顾，乃劝他道：“你如今头发已长，可以归宗，还是回家去的为妙。”羽冲本不欲回家，其如囊空无食，只得依从，却一步懒一步，好一似：

苏秦不第归，无颜见兄嫂。

进城到家，见了兄嫂，将还俗之事说知。作哥的道：“我好好送你出家，你却不守本分，师父不肯能容你，我们也不能顾你一世，你自去寻头路罢！若要再想回家装我的幌子，这是万万不能的，你休做梦。”遂将他逐出，把门关上。时天色已晚，宗无奈，只得又往寺中去求师父。寂然大发雷霆道：“你既还俗，又来缠甚么魂？你已不是我寺中人了，今后若再来时，我只当做盗贼，断送你的性命，你休怨我。”说罢，也将他推出山门，将门紧紧关上；宗无进退无门，天已昏黑，就在山门下蹲了一夜。

天明正在没处投奔，恰好那田先生又打那里来，劈头撞见，宗无告诉情由，田

先生欣然带他回家，劝道：“你不愁无日子过。”遂将自己两次所梦所见，一一对他细说。又道：“令兄处既不收留，必挟私心，纵然强他目下权容，未免后边也要多事，反恐有不测。至于寺中，是越发去不得的，幸亏是如此开交，也还造化，不然连性命亦难保全。不若悄悄权在我处，粗茶淡饭的读读书，待你年长些，或是与哥哥当官理论，或是求取功名，那时再相机而动，方是万全之策。”宗无感激拜谢，安心住下，再不出门。田先生又唤妻子杨氏到面前，重新把宗无鬼神佑助之事，向他细细剖悉，嘱咐他好生照管宗无，我们后来也好靠他过个快活日子。

从此后，宗无蓄发，依旧复了本姓、本名，仍名坚节，字羽冲。原来田先生虽读几句书，却出身微小，妻子杨氏，专一在外替人做媒作保，是个有名惯会脱骗的媒婆。听见老公说羽冲神助之事，他道事属荒唐，只是不信，心中反道：“宁添一斗，不添一口，好端端带一个无名小厮来家，作费粮食，着甚来由？”虽不说出，心颇不悦。

过有一年，忽然田先生得了个疯疾，竟瘫在床上，家中食用，就单单靠着媒婆生理。杨氏抱怨道：“你带个人来，又不把些事他做做，叫我老人家辛辛苦苦，挣钱养活他。”田先生道：“他只会读书，会做什么？”杨氏道：“只要他肯，自有不吃力的道路。”原来杨氏同着个孙寡妇，专在大户人家走动，与内眷们买首饰，讨仆妇。他要羽冲装作买主的家人，同来议价，煞定价钱；又装卖主的人，眼同交易，以便争钱，又见得当面无弊。那羽冲见要他在人家穿房入户，与女眷往来，如何不肯。每日跟定二婆子走动，以为得意。或遇人家闺门严肃，仍就把他卖丫鬟一同人内，交

易作成，杨氏又得了羽冲的一分中人钱。过了些时，生意稍迟，两个婆子算计，要把羽冲装做女子，卖与一个大户人家。杨氏有田先生挂脚，只叫孙婆出名，另寻个闲汉认作老子，成事时，两个八刀。孙婆空身，逃之夭夭。

羽冲只认作装丫鬟卖首饰，到那家，见了主人，婆子领他在后房坐下。他们在厅写纸兑银，那家大娘子出门，两个仆妇相伴，一个道：“官人造化，讨得这个好女子。”一个说：“只怕大娘要恼哩！”羽冲见不是话，忙忙走出厅来，见他们在外写纸兑银，大嚷道：“我是石生的儿子，如何把我装作女子，来卖人大户。”大怒，遂将两人一顿打骂，拼命逃脱。且喜银子未动，说：“羽冲是好人。”赏了他几钱银子。来家说杨氏，口推不知，埋怨孙婆作事不的。过了几日，孙婆为着一宗旧帐来会杨氏去讨，羽冲扯着孙婆大怒道：“这老猪狗，你做得好事，还敢到这里来。”孙婆笑道：“我到作成你好处安身，你自没造化，吵了出来，反抱怨我。”羽冲道：“胡说，我是好人家儿女，如何肯卖与人？况且将男作女，一旦事露，岂不连累于我。”孙婆道：“怎的连累你，虽无有前面的，却有后面的，也折得过。”羽冲大怒道：“这老猪狗一发胡言，我与你到官理论。”一头撞去，将孙婆撞倒，如杀猪的一般叫起来。那杨氏劝不住，闹动街上，许多妇人、男子一齐来看，相劝相扯。孙媒婆那肯住手，羽冲也不放松，钻在他怀内东一头，西一头。孙媒婆大受其亏，搅得骨软筋麻。羽冲真也恶毒，偷个空将孙婆裙带尽力扯断，随手扯下来。孙婆着急，连忙来护时，那条裤子，早已吊下，两只精腿与个屁股，光光全露，又被打翻，仰面朝天的跌在地上。这遭那个

鲇鱼嘴也似的老怪物，明明白白献在上面。看的众人齐声大笑，不好意思，俱掩口而走。那孙婆羞得提着裤子，将一手掩着阴门，往屋里飞跑，一味号天哭地，咒骂羽冲。羽冲见他吃了亏苦，料然清洁，也不去睬他，亏杨氏再三陪情央及，孙婆方含羞出门而出。正是：

妇女莫与男敌，动手就要吃亏。

再说杨氏见孙婆出了丑回去，一发恼恨羽冲，恰好本地有个桂乡宦家，要讨个小厮陪嫁女儿，杨氏弄个圈套，竟将羽冲卖在他家。只因这一卖有分教，添出许多佳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陪嫁童妾思佳丽

季布为奴朱氏，卫青作仆曹衙。一朝货与帝王家，金印腰悬斗大。自古英雄未遇，从前多少波查。有恩须索重酬他，有怨须当谢下。

——右调《西江月》

话说杨氏串同孙婆，又将羽冲卖到桂府。见他幼年美貌，心中甚喜，取名秀童。桂小姐名唤玉香，许聘本府戚知府之承恩可成为妻。可成少年读书，已成怯症。戚公已知儿子将危，要娶媳妇过门冲喜。桂公嫁妆甚丰，自不必说，买了二个丫鬟，一个小厮陪嫁。你道羽冲这番怎肯卖与桂家？只因孙、杨二媒婆，时常引着他来到桂乡宦家，买首饰，讨丫鬟，都分与中人钱来家帮帖。杨氏使用他，一来见田先生得了不起之症，料应难在他家住；二来见戚家是个乡绅，或可借此读书，以展其才；三来又见桂家新买丫鬟巧云十分姿色可爱，

就有个思想天鹅之意，故此将差就错，任其实与桂家，所有身银，分毫不要，都送与田先生养老送终，话休絮烦。

且说戚家吉期已到，花灯鼓乐，火炮连天，好不热闹。娶了桂小姐，到戚家去与大公子花烛拜堂，当饮了交杯，依旧送他在庵中养病。那小姐空担媳妇之名，未得丈夫之实，每日家独守香闺，且喜少不知愁，还可逍遥自遣。戚太守见秀童美貌，不敢叫他在庵中服侍大儿子，却叫他在书房服侍小儿子戚化成读书。这戚化成只大得秀童一岁，只是性格粗疏，一脉不通。戚公请个饱学先生用心教他作文，终久是顽石难雕，钝铁难化。一日出题，叫化成作文，不知写了几句，便叫秀童泡茶，及至泡将茶来，早已神疲力倦，口中吃茶，眼睛打盹，把文稿抛在一边。秀童看那题目，是“不得其酱不食”。遂看他做的破承题，道：

菜易于酱脾气，故酱不得则圣人吐之矣。夫酱作料也，多则咸而且苦，少则淡而无味，务在不多不少之间，菜方快口。若有一些酱脾之气，欲求圣人之沾唇而不吐之也，得乎哉！

秀童只看得一个破承，已笑倒在地，顿足揉腹，不能出声。化成道：“你想是也看到得意处也。”秀童越发忍不住笑，又恐怕他吃恼，便接口道：“果然做得绝妙，我不觉喜笑发狂。”说罢，又笑。化成快活道：“我这文才何如？”秀童捧腹点头道：“真乃名士高才，令游夏不能赞一词。”化成喜道：“你既是个知音，必然也能会做，何不也作一篇，与我较个胜负。”秀童因久不做文，一时技痒，果然也作一篇，竟不起草，倾刻一挥而就。化成惊讶道：“你原来是个快手出身，怎一会就是一篇。”遂取过来看，

却一字不懂，连句也捉不过来，只含糊赞道：“妙，好。但是草率欠思索些，若再沉心想下笔，只怕要与我一样的妙呢。”秀童料他不识，正要讲与他听，忽见巧云来叫道：“小姐叫你呢。”秀童遂丢了文章，忙忙进内。走到房中，一见小姐，登时魂迷意荡。原来秀童虽然陪嫁过来，却从不曾看见过小姐，今日玉香小姐因要买些物件，才唤他进房分付，故此得觑花容。又见小姐娇滴滴声音，亲口分付买长买短，秀童一发着迷。出来买完东西交付过，回自己房中，暗暗思想道：“好个天姿国色的小姐，我怎么也得这等个妻子，才不枉为人一世。”就越想越爱，情不能置，遂取笔做了十首双叠翠，名《美人十胜》：

美人云鬓一胜

俺的亲，又绕绕青丝似绿云。发髻儿，挽得多风韵，懒戴珠金。懒戴珠金，时花斜插鬓旁轻，到晚来，怎禁得狂风阵。

美人蛾眉二胜

俺的乖，又一线新蟾画不来。笑与颦，总是添人爱，晓傍妆台。晓傍妆台，两弯细柳叶多才。淡与浓，全在你调螺黛。

美人星眸三胜

俺的娇，又临去秋波那一瞧。暗垂情，觑杀人年少，顾我魂销。顾我魂消，传情只在眼儿稍。睡朦胧，更有千般俏。

美人绛唇四胜

俺的娘，又一点樱桃怎熟时。正含芳，偏与郎尝滋味，枕畔娇嘘。枕畔娇嘘，滴滴莺声笑语徐。叫一声，把我魂收去。

美人粉颈五胜

俺的姬，又粉香捏就一蝤蛴。嫩苏苏，还比香腮腻，为盼佳期。为盼佳期，瘦损频将钮扣提。眷娇才，便作回头意。

美人香肩六胜